

温州方言“太阳”说法的地理语言学分析

黄祉晗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7日

摘要

文章运用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考察温州地区“太阳”说法的地理分布情况, 拟测各类型的历史演变以及竞争过程, 认为不同历史阶段的层次叠置共同构成了温州地区“太阳”说法纷繁的语言面貌。发现其说法在地理上呈“融合”型分布, 并依据非语言因素分析其地理分布及演变的成因。

关键词

温州地区, 太阳, 地理语言学, 语言接触

A Ge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Term for “Sun” in Wenzhou Dialect

Zhihan H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May 18, 2026; accepted: June 26, 2026; published: July 7,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geolinguistics to investigat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terms for “sun” in the Wenzhou area. It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different variants, and argues that the superposition of linguistic layers from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jointly constitutes the complex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the terms for “sun” in Wenzhou dialect. The findings reveal a “fusion”-typ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se terms. Furthermore, based on non-linguistic factor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ir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Keywords

Wenzhou Area, Sun, Geolinguistics, Language Contact



1. 引言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地区，东临东海，南毗福建省宁德市，西及西北部与丽水市相连，北和东北部与台州市接壤。该地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海岸曲折。截至 2024 年末，温州市辖 4 个区、5 个县，代管 3 个县级市。温州是汉族聚居，畲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散居地区，加之历朝历代外省移民涌入，导致温州市内方言众多。温州当地方言以吴语瓯江片为主，市内还有浙南闽语、蛮话、畲话、客家话、金乡话、莒江话等。

本文运用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以考察温州市内各方言“太阳”说法的地理分布状况，并从人文和地理的角度，探究其分布形成的原因。

2. 温州方言“太阳”的说法类型

2.1. “太阳”的说法类型及地理分布

本文在温州地区选取 58 个方言调查点¹，调查点涉及吴语区、闽语区、蛮话区和畲话。根据调查结果，温州市内“太阳”的详细说法如下表 1：

Table 1. Statement of “sun” in Wenzhou**表 1.** 温州地区“太阳”的说法

	平阳上宅	平阳昆阳	平阳塘东	平阳宋埠	文成茶寮	文成街尾
	太阳/日头	太阳	太阳佛/热头佛	太阳	太阳佛/热头	太阳佛/热头佛
	龙湾状元	龙湾蒲州	文成大岙	泰顺罗阳	泰顺库村	永嘉巽一
	太阳佛	太阳佛/热头佛	热头	日头	日头	太阳佛/热头佛
	永嘉浦东	永嘉堡二	瑞安玉海	瑞安阳	乐清西睦	乐清乐成
	太阳/太阳佛	太阳	太阳/太阳佛	太阳	太阳	太阳佛
吴语	鹿城松台	鹿城南汇	鹿城上戍	瓯海水碓坑	龙湾沙中	苍南珠山
	太阳	太阳	太阳/太阳佛	太阳佛	太阳	太阳佛
	苍南灵溪	龙港湖前	苍南金乡	瑞安南垟	永嘉岩坦	永嘉高浦
	太阳/日头佛	热头佛	太阳	太阳/日头佛	热头	太阳佛/热头佛
	乐清南充	乐清中雁	乐清大星	瓯海马桥	瓯海大同	瓯海新桥
	太阳佛/热头	太阳佛	太阳佛	太阳佛	太阳佛/热头佛	太阳佛
	瓯海岩二	龙湾永福	瑞安韩田	苍南蒲城	洞头寨楼	洞头沙岗
	太阳佛/热头佛	太阳佛/热头佛	太阳/太阳佛	日头	太阳佛	太阳佛
闽语	苍南灵溪	苍南矾山	苍南大渔	洞头北岙	鹿城藤桥	平阳水头
	日头佛	日头	日佛	日头佛	日头佛	日佛

¹本文“太阳”一词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导师及作者调查，部分材料引自《中国语言资源集·浙江》以及已发表的论文，文中不再标注材料具体来源。

续表

蛮讲	苍南钱库 日头佛	苍南炎亭 日头佛	泰顺徐岙 日头	泰顺严山 日头	泰顺雅阳 日头
畲话	平阳溪南 日头	平阳南朱山 热头	永嘉富源 热头	平阳周垟 热头	乐清桥底 热头

由上表可见,温州地区“太阳”的说法纷繁复杂,共有7种:日头、日头佛、日佛、热头、热头佛、太阳和太阳佛。具体到某一调查方言点的说法,可归纳为5种类型:“太阳”型、“日头”型、“热头”型、“太阳(日头、热头)佛”型和“两说”型。其中“两说”型具体包括:“太阳/日头”型、“太阳/日头佛”型、“太阳/太阳佛”型、“太阳佛/热头”型和“太阳佛/热头佛”型。温州地区“太阳”说法词型分布如图1所示(注:该方言地图是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QGIS3.34”制作,底图通过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下载,审图号为GS(2024)065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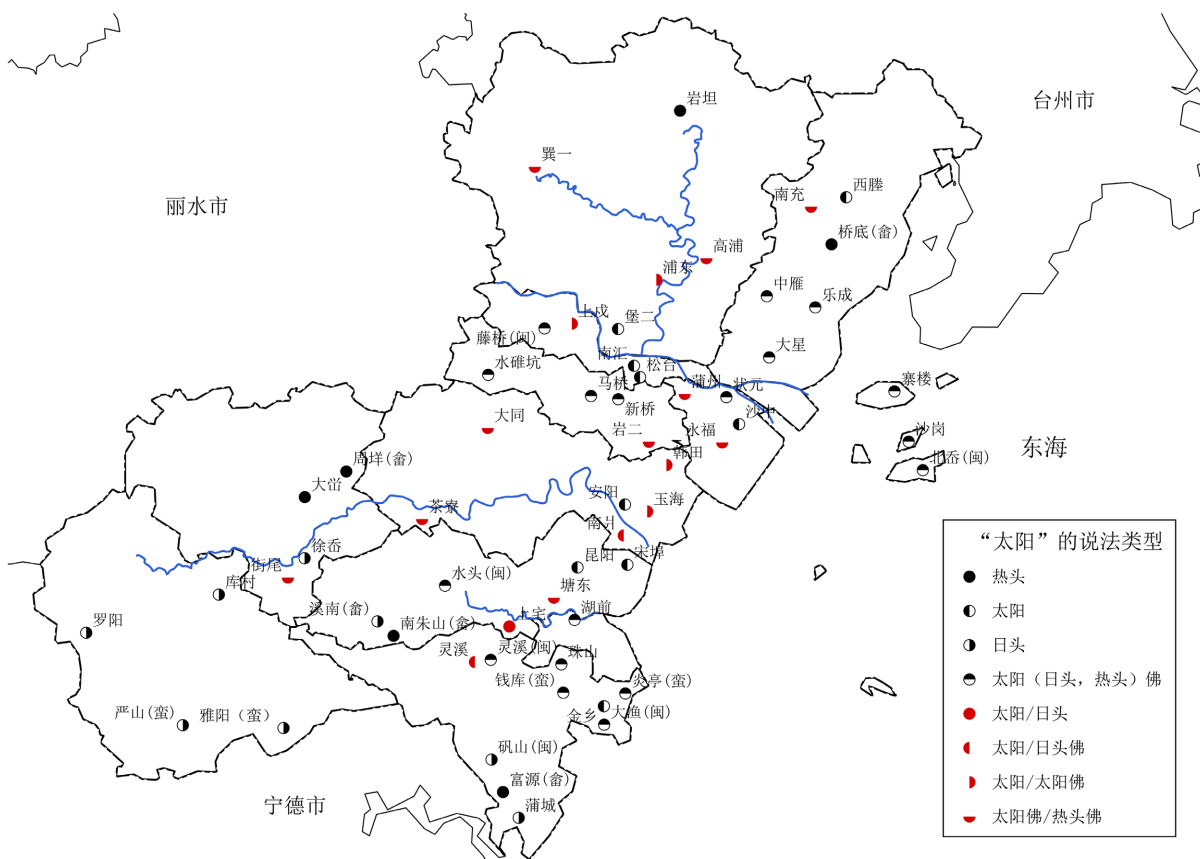


Figure 1. Typ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term “sun” in Wenzhou area
图1. 温州地区“太阳”说法的词型分布图

根据图1所示,温州地区“太阳”说法分布地点最多的是“太阳(日头、热头)佛”型,共有18个方言点,主要集中分布于温州中部地区,在乐清乐成等北部地区有少量分布。其次是“两说”型,共17个,分布于温州中西部地区,如苍南灵溪、瑞安南垟、文成茶寮和街尾等地。其次是“太阳”型说法,共9个,主要在温州中部地区分布,如瑞安安阳、平阳昆阳等地,在温州北部的乐清西滕等地也有少量分布。再

次是“日头”型，共有8个，主要分布于温州西部吴语区、蛮话方言区和温州南部闽语区，如泰顺徐岙、严山等地。最后是“热头”型，共6个方言点，集中分布在温州中北部畲话区，典型的有平阳南朱山、永嘉富源、平阳周垟等地。

2.2. “太阳”说法的具体描写

下面将对上述五种类型进行具体的描写分析。

1) “太阳”型

“太阳”型说法共9个方言点使用，从地理分布上看，“太阳”型说法主要在温州中部地区分布，在温州北部也有少量分布，均为吴语点。

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太阳”主要分布在官话区和北部吴语，此外湘语中有部分分布，赣语有一个点有此说法。根据岩田礼、苏晓青、吕永卫，“江苏及其周边的江淮官话区”是“太阳”一词的扩散源[1][2]。今说“太阳”的地区曾经也说“日头”，自明代以后逐渐被“太阳”的说法替代。我们推测温州地区“太阳”的说法很可能是江淮官话影响的结果。在语言内部，温州本土底层词“日头”保留南部吴语入声短促、日母读 η -的典型本土音韵特征，属于古吴语遗留层次，而本土瓯语罕用双音形式“太阳”称谓天体，温州城区“太阳”读音契合明代江淮官话语音层级，沿江淮-浙北吴语-浙南温州形成连续的语音地理链。从外部传播线索考察，明初江淮籍军士因沿海卫所戍边制度落籍温州府城、金乡等沿海地带，明清时期依托瓯江内河、浙闽沿海海运形成的跨区域商贸，以及科举官学以江淮官话读书音为规范、通俗白话文艺广泛传播等路径，持续推动“太阳”由温州中部平原商贸发达区向外扩散，偏远山区受地理阻隔保留古层“日头”，由此造就如今“太阳”与本土固有说法分区并存、相互交融的方言地理面貌。就语言外部证据而言，温州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大规模北来移民浪潮，尤其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中原士族持续南迁，至明清时期来自安徽、江苏和浙北地区的卫所移民成为古代温州的最后一批北来移民，这些江淮官话区的移民为“太阳”一词在温州的扩散提供了人口基础；温州中部平原地区交通便利、人口交流频繁，与北方文化中心的行政与商贸联系密切，更易接受外来词汇，而西部山区则保留较多本土说法，其空间分布恰好契合了“太阳”由北向南的传播路径。综合语言内外两方面证据，今温州地区“太阳”的说法很可能是江淮官话由北向南影响的结果。

2) “日头”型

“日头”型，共有8个，主要分布于温州西部吴语区、蛮话方言和温州南部闽语区。“日头”在汉语方言分布较广，集中分布在官话、闽语、赣语、吴语，以及客家话、湘语、粤语等地，在徽语中也有少量分布。总体而言，“日头”是汉语方言中分布覆盖最广的说法。

温州部分村落傍山而居，仍有许多地方使用“日头”的说法，且相比“太阳”型说法更占优势。尤其“日头”的使用多在温州的闽语地区，例如平阳的水头镇、苍南的灵溪镇等等，这些地方更多保留了“日头”的说法。

3) “热头”型

“热头”型，共6个方言点，集中分布在温州中北部畲话区，典型的有平阳南朱山、永嘉富源、平阳周垟等地。

根据《汉语方言地图集》，“热头”的使用同样较为广泛，在汉语方言中见于客家话、粤语、官话、平话以及吴语、赣语等方言区，长江以北的兰银官话、晋语，长江及以南的江淮官话。畲话是一种古老复杂独具特色的混合型方言，学界一般认为，畲话是一种接近汉语客家话的汉语方言。客家话中今多以“热头”呼“太阳”，例如梅县客家话[3]。从“太阳”的说法来看，温州地区的畲话的“热头”型说法确与客家话有共通之处。我们认为“热头”并非温州本土说法，而是受到客赣方言的影响。从语言内部

来看,客赣方言普遍存在中古日母字泥日合流、白读记作 η -并俗写为“热”的音韵规律,温州畲话“热头”读音与闽西客家话音变体系严整对应,区别于本土瓯语“日”的固有读音形式;同时温州畲话在全浊声母送气、非组读双唇音等核心语音特征及“唔、禾、牯”等一批基础常用词上与客赣方言存在同源现象,“热头”并非孤立借词,而是伴随成系统的词汇层一同传入,且客赣惯用“词根+头”构成天体名词的构词范式也在畲话中完整留存,从音系与词汇系统排除本土自生的可能性。外部层面依托移民史料可见,唐末至明清多批闽西汀州、赣南客籍族群与畲民经仙霞岭进入处衢地区,再沿楠溪江水路逐步迁入永嘉、平阳、乐清山地定居,依托河谷通道渐进式扩散方言,这种方言的扩散方法也可称为“徒步”式传播,即外方言渐进式传播,使接壤地区的方言不断融合。雁荡山脉的地形阻隔限制了客赣方言继续向北蔓延,最终形成“热头”集中分布于温州畲话片区的地理格局,加之山区客畲混居、山货商贸往来频繁,进一步稳固了该说法在畲话中的使用。

4) “太阳(日头、热头)佛”型

“太阳(日头、热头)佛”型,共有18个方言点,主要集中分布于温州中部地区,在乐清乐成等北部地区有少量分布。具体而言,“太阳佛”主要分布在吴语区的乐清乐成、瓯海、苍南珠山,“日头佛”主要分布在闽语区,包括:苍南灵溪、洞头北岙、鹿城藤桥、平阳水头;单说“热头佛”的仅有一点:龙港湖前。在苍南县大渔镇,人们将“日头佛”简称为“日佛”,应当是出于语言使用的经济原则而进行的省略。因此,本文将它们归为一类。

从构词的角度看,“太阳(日头、热头)佛”型为词根“太阳”/“日头”/“热头”与“佛”组合构成附加式复合词。汪维辉认为,由于对太阳的崇敬心理的影响,以及佛教尊崇太阳的影响,不少方言中用“爷、公、爸爸、婆、奶儿和王、菩(萨)、佛”等构词成分对“太阳”进行拟人化的尊称[4],这些称谓形式以男性为主,构成了“太阳”或“日头”的变体,所以在温州多地存在“太阳(日头、热头)佛”的说法。今温州地区闽语中“太阳”称为“日头”或“日头佛”,与今福建、广东一带的说法一致,可能是闽语区移民所带来的说法。

从“太阳(日头、热头)佛”与词根的对应角度看,“太阳佛”主要分布在吴语区,与“太阳”型说法主要分布在吴语区相对应;“日头佛”与“日头”型主要分布在闽语区相对应;值得关注的是,“热头佛”分布在龙港湖前,与“热头”型主要在畲话似乎不符,可能是语言接触的影响。

5) “两说型”

从地理分布上看,温州地区“两说”型主要分布在温州中西部地区。类型主要有“太阳/日头”型、“太阳/日头佛”型、“太阳佛/热头”型、“太阳/太阳佛”型和“太阳佛/热头佛”型。其中,“太阳/日头”型分布在平阳上宅地区,“太阳/日头佛”型分布于苍南灵溪、瑞安南片地区,“太阳佛/热头”型分布于文成茶寮地区,“太阳/太阳佛”型分布于永嘉浦东、瑞安玉海、鹿城上戍等地,“太阳佛/热头佛”分布于龙湾蒲州文成街尾永嘉巽一。说明“太阳”型和其他说法正处于竞争过程中。根据《中国语言资源集》,“太阳”主要分布在北方官话区,同时在周边省份也有少量分布。浙江北部地区引进了该种说法,目前还处在竞争过程中,尚未完成替换。

3. 新旧词型的层次分析

3.1. 温州地区“太阳”说法的历时演变分析

“太阳”古称“日”。根据王力(1958/1980)考证,先秦“阳”已有了“日光”的含义。但“太阳”作为一个词语出现始于汉代,且意义与今天不同,指的是“阴阳二气”的“阳”。《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的“四象”即包括“太阳”,不过“太阳”并不专指“日”,

而是指极盛的阳气或其代表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象形”，其中的“太阳”也是这个含义。不过，“太阳”作为阳的极致与“日”的意义很容易联系在一起，随着阴阳五行之说的盛行，成为“日”的同义词。

一般认为，“日头”的说法大概始见于唐代并一直沿用至今，遍布汉语的各大方言区。根据姜磊，隋唐五代时期，是词缀“头”大发展的时期，作形容词词尾和动词词尾的“头”都是在唐代产生的[5]。“日”与“头”形状皆为圆形形状相似，且“头”为身体部位的最高之处，与太阳高悬空中在空间上亦有相似之处，因此二者很容易结合。

综上所述，从“日”到添加后缀“头”成为“日头”，从单音节变为双音节，体现了汉语双音节化的总体趋势，反映了汉语词汇的演变。

王力(1958/1980)认为，在唐代，“太阳”作为“日”的别名，难以断定在口语里是否完全取代了“日”，但是认为“太阳”至少从宋代起，已经成为汉语的基本词汇之一。不过，汪维辉持不同意见。他根据《朱子语类》等文献中两个词语使用频率的统计，认为宋代太阳只是“日”的同义词，口语基本还是说“日头”[4]，并以《红楼梦》中“太阳”和“日头”的出现频率进行比较，认为至清代二者仍不相上下，并未达成“日头”对“太阳”的取而代之。

从温州地区今方言的事实来看，实际上至今并未完成“日”到“太阳”的更替。温州地区方言中，无论是覆盖范围，还是使用频率，“日头”“热头”尽管受到“太阳”一说的冲击，但在多数方言点仍有保留，至今相对稳固。但同时，有“太阳”型说法的调查点数量超过本次调查的半数。可见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和“语言统一进程”的不断加快，“太阳”在温州方言中仍然在扩张中，“日头”说法正处在急剧消亡中。

3.2. “太阳”说法的拟测

今温州地区方言“日头-太阳-太阳佛”等说法，反映了语言演变的不同阶段。如果从更细致的角度考虑，则每层内部还可以再细分出不同的内部层次。带“佛”“佛爷”等尊称的拓展形式，应当晚于不带这些成分的基本形式，而“日头”或“日佛”等缩略形式则更在其后，属于更近的层次。从汉语方言的整体面貌来看，现有研究表明，今“太阳”主要分布在北官话区、北部吴语，湘语中有部分分布，赣语只有一个点有此说法。“日头”型中“日头”的分布地域最广泛，基本遍布汉语各大方言区尤其是南方方言，是今“太阳”的各种说法中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保留单音词“日”基本上都在闽语区，其中大部分地点兼说“日头”，或者“日”“日头”“日头佛”三者并存，反映了“日”到“日头”的过渡和演变。

通常来讲，一种语言或方言中的基本词是比较稳定的，很少发生变化，长期为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服务。太阳对于人类的重要作用和作用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日头”这一基本词、核心词在汉语发展史上却发生了词形的替换，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日”在官话地区和吴语地区的方言读音与褒词“入”同音[1]，汪维辉发现这一现象大约始于元代。其后，出于避讳原因的考虑，北方地区的“日头”逐渐被“太阳”所取代。因此，“太阳”今天主要分布在官话区、吴语区，而在非官话区，因为不存在同音避讳的需求，仍然保留了“日头”的说法。

根据上文的论述，结合温州地区“太阳”说法的语言实际，可以看到“太阳”的说法在历史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日→日头→热头→佛型(日头佛/热头佛)→太阳→太阳佛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在受普通话的“推平作用”及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下，预计演变速度会逐步加快且最终向“太阳”型演变。

3.3. 地理分布类型分析

在前文对温州地区“太阳”说法归纳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其地理分布类型为“融合型”,该类型是指方言词汇的不同说法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混杂状态。该地理分布类型的特点有两点:一是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某一个词汇条目的不同说法的大面积融合区域;二是同一调查点兼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6]。从图1词型分布图中可以看出,五种说法类型的数量占比不分上下,分布在温州的各个地区,尚未形成强烈的对峙格局。这也说明“太阳”的说法正处于语言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4. 非语言因素的影响

地理语言学认为,语言的地理分布是历史演变的投影。温州地区“太阳”两个词语的表达方式多样,反映了历史发展中温州地区方言词汇的竞争、替换。本文认为,这一复杂的词汇面貌是地理因素、人口迁移和语言接触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温州地区地理环境对语言的分布有重要影响。自然地理因素会限制人们在地表的移动,也就进一步制约了不同地点人群之间的交际密度,山川湖海会扮演障碍物和沟通渠道两种角色[7]。温州市内河网密布,海港众多,水运便利,但山脉众多,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形成了“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独特地貌。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当地居民也会集中在平原以及河谷地区,温州市的人口因此呈现出西疏东密的分布格局。平原以及河谷会让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即平原、河流及海洋成为了当地语言沟通的重要渠道。

“太阳”型主要分布在温州的中部地区,这一地区与外界接触相对便利,人口交流频繁,有利于语言的传播,使得北方官话中“太阳”的说法能够逐步替换本地固有的“日头”的说法,由北向南不断扩散。在人口上也呈现出西疏东密的格局。山区的相对封闭性使得语言的演变和传播受到一定限制,从而保留了一些较为古老或具有地域特色的说法,如“热头佛”等。

其二,行政边界以及移民因素也会对语言的扩散产生影响。温州地区历史上经历了多次人口迁徙,这对温州方言基本词汇的类型产生了重要作用。温州市内散居着以畲、土、苗、回、侗为主的51个少数民族,分布着众多同族聚居的古村落,“祖籍南方者六成,祖籍北方者三成,而真正属本地籍者,尚不足一成”。这种族群格局是漫长历史进程中历代移民前移的结果。温州市内人口历史记载的大规模移民有三次[8]:第一次:先秦至西汉期间先后有越人、楚人和闽人入瓯,温州地区今闽语“太阳佛”等的说法可能来自原闽语区;第二次,魏晋南北朝尤其是西晋“永嘉之乱”,不少的中原士族举家南迁,带来了北方的语言与文化;第三次,唐末五代至两宋,大量的中原地区的汉人和福建移民、畲族同胞迁移至此。明清时期,亦有来自苏皖、浙北地区的北来移民。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口迁移带来了与当地原有语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成分。这些外来移民及其所操方言或民族语言,对本地方言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苍南、平阳及泰顺市内的闽南方言为例,由于清初施行迁界政策,大批泉州、漳州府人迁徙至浙南的平阳等地,并继续沿河流或海岸线迁徙至泰顺、鹿城甚至舟山群岛,在当地形成闽南方言岛。今温州地区闽语中“太阳”称为“日头”或“日头佛”,与今福建、广东一带的说法一致,这应当是移民所带来的说法。

其三,语言接触是影响温州方言“太阳”说法分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方言接触是动态的,接触的双方或多方一直处于互动的过程中。温州地区方言以南部吴语为主,北面是北部吴语乃至江淮官话,市内还有浙南闽语、蛮话、畲话、客家话、金乡话、莒江话等,市内方言始终处于接触最激烈冲击的前沿区域。“太阳”多分布在北方官话区。当今温州地区有说“太阳”的地区,原先也是“日头”,明代以后逐渐被“太阳”所覆盖。温州方言与周边方言以及普通话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尤其是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地区由于人口来源复杂,语言交流频繁,更容易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因此,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太阳”这一普通话说法的使用更为普遍。在与周边方言的接触中,温州方言会受到一些影响,但由于温州方言自身的独特性,其核心词汇和语法结构相对稳定。然而,在一些边缘地区,可能会出现更为存古的单音节“日”等现象。

可见,温州地区保存了大量的方言接触和演变信息,以及长期积累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共时词汇特点,最终形成了相互竞争、融合、叠置的历史层次。

5. 结语

通过对温州方言“太阳”说法的地理语言学分析,本文发现温州方言中“太阳”的说法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太阳”说法可以归纳为:“太阳”型、“日头”型、“热头”型、“太阳(日头、热头)佛”型和“两说”型5种类型;从历时的层面看,“日”这一单音节词是更为存古的说法,“日头”“热头”“太阳”是相对较近的说法,“日头佛”“太阳佛”则是在“日头”“太阳”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尊称。方言的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之间关系密切,这些多样的说法体现了语言发展的历史层次。从共时层面看,“太阳”的不同说法体现了本土方言和外来方言的叠置,“日头”是温州地区本土的说法,“太阳”则是北方官话影响的结果,温州地区方言“太阳”说法的分布和演变,是地理环境、人口迁徙和语言接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上人口南迁、北方文化南渐过程中带来的说法,与本地固有的词语形成了竞争,但“太阳”并未完全取代“日头”,而是形成了新旧层次的叠置,语言的竞争叠置正在进行中。

参考文献

- [1] 岩田礼.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M]. 东京: 白帝社, 2009.
- [2] 苏晓青, 吕永卫. 《徐州方言词典》引论[J]. 方言, 1994(3): 184-197.
- [3] 李晓霞. 多学科视角下的客家文化与对外传播研究[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3.
- [4] 汪维辉. 说“日”“月”[J]. 中国语言学报, 2014(00): 73-96.
- [5] 姜磊. 试论词尾“头”发展简史[J]. 湖北社会科学, 2014(6): 133-136.
- [6] 张钟晶. 地理语言学视角下的东莞粤方言词汇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暨南大学, 2019.
- [7] 黄河. 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和基本方法[J]. 汉语语言学, 2022(1): 252-284.
- [8] 徐华炳, 陈勇. 温州史学论丛(第4辑)[M].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4.